

湊佳苗

为了
N

南海出版公司

为了N

目 濛佳苗 著 王玥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了N/[日] 湊佳苗著; 王玥译.-2版.-海口: 南海
出版公司, 2015.4
ISBN 978-7-5442-7665-8

I. ①为… II. ①湊…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556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2-009

N NO TAMENI

© KANAE MINATO 201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0 by TOKYO SOGENSHA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OKYO SOGENSHA Co., Ltd., Tokyo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为了N

[日] 湊佳苗 著

王玥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崔 健
装帧设计 金 山 朱 琳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32千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2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3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665-8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第一章

事件

一月二十二日，晚上七点二十分左右，东京某警察局接到报案：××区××三号，公司职员野口贵弘（Noguchi Takahiro，四十二岁）与其妻奈央子（Naoko，二十九岁）于自家宅内死亡。

案发时的四名在场者在警察局详陈了事情经过。

N·杉下希美（Sugishita Nozomi）

我是杉下希美，二十二岁，在K大学文学院英语系读大四。

我住在……原籍还是现住址？都要报吗？

原籍是爱媛县××郡青景村三十七番五号。嗯，是村子，

顺便说一句，是岛上的村子。现住址是东京 ×× 区 ×× 二十四号的野蔷薇庄十二号，破破烂烂的二层木造小公寓，和野口先生住的高级公寓可没法比。

我是前年夏天和野口夫妇相识的。

当时，为庆祝同一家公寓里、大我一岁的朋友安藤被一家公司提前录用，我们一起去冲绳的石垣岛参加斯库巴潜水^①观光。我们俩住的是便宜的家庭旅馆，野口夫妇住的是知名度假酒店。因为光顾了同一家潜水用品店，四人组成了一个初级线路团。

我和安藤只是第五次体验斯库巴潜水。我们俩老家不是一个地方，但从小都亲近大海，对潜水并不感到恐惧。

第一次下潜时，船停靠无人小岛，大家从沙滩下水。背上的氧气瓶沉得让人想发牢骚，但能看到五彩斑斓的小热带鱼，我觉得还挺过瘾。

第二次下潜时，船开到了稍远的海面上。那儿是看蝠鲼^②的著名地点，我就是为此才下狠心报了那么贵的观光团。可是野口先生的太太奈央子潜到十米深时突然陷入恐慌，回到船上后还颤抖不止。结果我们什么也没看成，只得返回。

真是扫兴透顶。我还心想：赔我一半钱来！幸亏没说出口。

①斯库巴为英语 SCUBA 音译，是“Self Contained Underwater Breathing Apparatus”的缩写，意为自携水下呼吸装置，即带水肺的潜水。

②大型热带鱼，身体宽扁状似毯子。

当晚野口先生就邀请我们到酒店吃晚餐。

说是为了道歉，其实他早就想跟我们俩搭话了。

当时我和安藤正隔着日本象棋的棋盘酣战……不像女大学生？棋是跟高中老师学的。两次潜水之间的休息时段，我们在沙滩的椰树下展开便携棋盘，拿着饭团，边吃午餐边对战。

野口先生似乎也喜欢下棋，远远观战时就发现我们俩运棋手法高超，盘算着非对上一局不可。但他充其量也就是业余水平，无非照搬从电视上学来的套路罢了。

晚餐妙极了。我还是头一回吃那么大的龙虾。

饭后，我们在灯火闪烁的露台上喝酒，安藤陪着野口先生下棋。录用安藤的恰巧是野口先生供职的公司，于是两人对了一局，就当行见面礼。

我和奈央子一边观棋一边聊天，主要是奈央子讲她参加的烹饪沙龙的事。

印象中她说过，要是跟随野口先生到海外工作，招待当地人就是做妻子的职责。而她厨艺不精，很想提高一下。夫君在公司同辈中最有前途，为了不拖他后腿，趁着还在日本时，她必须加油。

真是对模范夫妻。野口先生在大型综合商社M公司上班，不但身材棒，衣着谈吐也相当不俗。奈央子是公司高层的千金，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漂亮堪比模特，性格也温柔大方。自第一次见面起，我和安藤就对这夫妇二人仰慕不已。

他们就好像在向我们证明：完美之人的确存在。

回到东京，我们又接到了这一对璧人的邀请，真叫人没法回绝。他们住在有名的五十二层超高公寓“空中玫瑰园”的四十八层，而且那只是他们在日本期间小住的地方。怎么说呢……野口先生似乎是实力相当雄厚的资本家之子，但关于这点倒没怎么听他本人详谈。

承蒙野口夫妇招待，我们多次去了美食指南上的星级饭店，而为了切磋棋艺到家中拜访的次数则更多，平均一个月登门一两回。我大体上都是和安藤一起去，自从去年四月安藤开始上班，我一个人去的次数也多了起来。

对局的时候奈央子都在场，所以请不要有什么奇怪的误会。

棋还是安藤和野口先生下得多。他们在同一部门，听说休息时安藤也常被叫去一起下棋。

我和奈央子也一起外出过好几次。看电影、看音乐剧、购物、吃饭，她照顾我就像照顾妹妹一样。

说起来真是不害臊，自己怎么配做那么优雅的人的妹妹，不论外貌还是教养，我都跟她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只带她到过我破破烂烂的小公寓一次。她说自己没有独立生活过，很想看看我的住处。当时她在我那没什么像样家当、六叠大的房间里看了一圈，沉默片刻后，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说：“好像‘大草原上的小屋’，真不错呀。”我既没

有收集可爱物品的嗜好，屋里又没有乡村情调的装饰，硬要说的话，倒是漾出一股“拓荒”的气氛吧。

几天后，作为常来往的礼物，她给我送来一个嫁妆一样气派的西式梳妆台。

进入十一月后，她突然不再邀我一同外出了。

我不记得说过什么得罪她的话。最后一次见面时，她说“真想边品尝美食边看演出”，还说“下个月有家不错的咖啡馆开业”，看样子还打算一去。我有些担心，就给她发了手机邮件。

——好久没联系了。还好吗？

但没有回音，电话也打不通。没办法，我只好在周末打了野口先生的手机。野口先生住在那么高档的地方，家里竟然没安固定电话，而我又不知道他的电子邮箱地址。

我一说奈央子的手机打不通，电话马上就递给了奈央子。

她说最近自己身体不好，实在对不住。果然是病了，我寻思。但当她说自己不出门，手机没什么用就办了停机，我还是吃了一惊。虽然她称身体已无大碍，我却不由得担心她是否得了什么重病。

于是，我约了因工作繁忙而日渐疏远的安藤一同去野口先生府上探望。那是十二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中午。

听电话里的声音，我感觉奈央子不大精神，见了面才发现，她本就白皙的脸显得愈发苍白，颜色几乎透明到消失不见，

看着都叫人心疼。

夫妇二人热情地把我们迎了进去。

野口先生家有间书房，其实更像活动室。他爱好爵士乐，对房间进行了隔音装修。平时我们都在那儿下棋，那天棋盘却破例搬到了起居室。安藤和野口先生对局，我和奈央子喝茶聊天。

奈央子的状态似乎比看上去要好，我松了口气。不料过了一会，她突然沉默了，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指尖不停颤抖，情绪相当不稳。平日对局时，野口先生往往精神高度集中，听到电话铃响也无动于衷，那天却一直留意着奈央子的一举一动。奈央子突然放声大哭时，他马上起身搂住她说“没事，没事”，随即扶她进了里屋。

说是来探病，结果反倒给人家添了麻烦，我和安藤向野口先生道了歉，准备离去。野口先生把我们送出玄关时，我们同时注意到了那东西。那种怪异感难以形容。我们俩默不做声地盯住那东西上下打量。

是门上的链锁。门上另有两处新式暗锁，看不出锁头的位置，和安全措施周全的高级公寓甚为相称。但那下方挂着一条一般家居用品城出售的廉价链锁，跟我的公寓门上挂着的似乎是同样货色。怪异感就来源于此，但不止如此。

链锁挂在门外。

野口先生家似乎只有那一个出入口。假如有歹徒闯入，

人先设法逃出来，从外边挂上链锁，把歹徒困在屋内，再拨打一一〇？这种防盗措施简直闻所未闻。

就当没看见吧。正当我用眼神示意安藤时，野口先生开口道：“耽误你们一会儿行吗？”他想邀我们到公寓顶层的休息室。真惊人，又不是酒店，竟还有这种地方。而且楼下入口处还有接待处。

野口先生关上门，若无其事地挂上链锁。

啊？！看到这一幕，我后背一阵发凉，一下子喘不上气来，好像被锁起来的就是自己，不由得拉住了安藤的胳膊。安藤似乎也觉得毛骨悚然，可野口先生已朝电梯走去。他背对着我们，我看不到他的表情。

到达休息室时，他神情如常。不，还是略显疲惫。

野口先生带我们来过一次休息室，当时奈央子也在。大家坐在能俯瞰夜景的位置喝酒。这次是白天，大约三点，我们在靠里的座位上喝咖啡，听野口先生说话。

“奈央子上个月流产了。”他说。怀孕两个月没察觉，下雨天外出时摔了一跤。

奈央子的身体虽恢复了，但精神依然不稳定。野口先生去上班时，她光着脚恍恍惚惚走出家门冲到马路上。幸亏前台接待员发现后帮忙叫了警察，并给野口先生打了电话。

“外人看来或许怪异，但监禁奈央子实属无奈。门外挂链锁是为了保护她，防止她再跑出来。”野口先生说道，“我

觉得问题应由我们夫妻俩去面对，所以没向任何人提起。可奈央子的症状逐渐恶化。说实在的，我也不知该如何是好。想过让她回娘家休养，但她和嫂子相处不好。今天她看起来心情不错，情绪也比平日稳定。你们也许觉得乏味，但我希望你们以后能常来陪她说说话。”

说完，野口先生深深鞠躬。我后悔自己用猜忌的眼光打量了那条链锁，随后又想能否帮得上忙。既然奈央子不能外出，那么买些好吃的拿来吧，或者送张舒缓心情的音乐 CD 当作礼物。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小事。

“只要有用得着的地方，请随时招呼。”我说。

随后，我们离开了野口先生的公寓。但全盘接受他所言的只有我。

在我的住处吃晚饭时，我对安藤说：“奈央子竟然流产了，好可怜啊。但有野口先生在身边应该没事。感觉他会一直守护她。看着野口先生，就能明显感觉到他真的很爱奈央子。奈央子虽然可怜，但也叫人羡慕啊。”

“也许真的被爱着吧。”

向来直言快语的安藤少见地说了一句弦外有音的话。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在我的追问下才勉强开口，但再三强调，这只是公司里一部分人的传言。

“奈央子有外遇。”他说。

奈央子婚前在野口先生就职的公司做前台接待，所以风

言风语一夜间就传开了。

据说有人看见奈央子和一个看上去比她年轻的男子挽着手走。男子特别俊美，奈央子也毫不逊色。两人或许想低调，但实在如同电视剧的画面一般抢眼。还有人看见两人一起进了宾馆。

“流言仅止于此。”安藤说，“奈央子受到监禁或许不是因为流产，而是因为流言传到了野口先生耳中。如果流言和流产都确有其事，那么孩子又是谁的呢？流产真的是摔倒导致的吗？杉下，你很尊敬野口先生，但那人并非那么表里如一啊。”

一瞬间，我脑海里浮现出野口先生推倒奈央子，猛踢她腹部的画面。

奈央子真的没事吗？

我们不禁同时想到了挂在各自破旧房门上的链锁。

担心归担心，我因为在保洁公司打工，那段时间正好赶上年末大扫除，忙得不可开交，也就没工夫去想奈央子了。

而且那天之后，野口先生再没叫我们去他家。安藤也忙于工作，我们几乎断了联系。再想起奈央子，已是新年回老家以后了。

契机是高中同学聚会。

当时，到东京上大学的成濑和周围的同学聊起打工的话题。毕业那年离开小岛到东京的，只有我和成濑两人。其他

人即便离开小岛，最多也只到关西地区。可是在聚会前，我连成瀨的手机号码都没有，从未联系过。所以坐在近旁的我只是若无其事地听着他们聊天。

听到他打工的店名时，我脑中突然灵光一闪。夏蒂埃·广田——结婚前，野口先生曾多次同奈央子在这家法国餐厅约会。杂志上有期“迎接特别日子”的专题介绍了这家餐厅，我们一起看时，奈央子得意地谈起，还说：“希美，你什么时候也能被男朋友邀请去那里就好了。”当时她这么一说，因为种种原因，我有些气恼，所以记得很清楚。

我向成瀨打听了关于餐厅、打工的方方面面。可以尝店里的菜肴吗？管伙食吗？每位最低消费三万元，真那么好吃？诸如此类。纯粹是女大学生的好奇心。如果他说根本不值那个价，我就可以假装去过，向学校的熟人吹嘘一番了。当时那种念头一闪而过。这是乡下人的劣根性，无聊得很。

但成瀨对店里的菜式评价很高，说以前认为花几万块吃顿饭太夸张，见识了这家店的味道后才觉得物有所值。听到这里，我想起成瀨家若干年前经营过料亭^①，生意最好的时候，岛上的人逢节庆喜事都会光顾，是家老字号。在这样的家庭成长的成瀨想必很挑剔，所以当时我想，看来味道是真不错。

我想，既然要打工，在保洁公司肯定不如在有名的饭店好，

^①高级日式料理餐厅，以传统日式建筑为主，价格昂贵。

便就工作内容又打听了一番。

就在那时，我得知夏蒂埃·广田每天为一户客人提供上门服务。成濑说他主要负责的就是这项工作，还讲了这样一段经历：有一次，一个男人为腿脚不便的妻子预订了上门服务。当时看到客人非常满意，他也觉得非常开心。我猛然想到：为奈央子预订一次上门服务怎么样？

考虑到流言，我觉得比起让她和野口先生单独相处，有我和安藤在场或许好些。如果能像在石垣岛相识那天一样，一起开开心心吃顿饭，奈央子也许会好起来。

松之内^①一过，一月八日是个星期六。我给野口先生打电话拜年，随即提起订餐一事。野口先生说：“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一定要订。”随后奈央子接过电话。也许是状态有所好转，她的声音听起来开朗了许多，还说：“好期待啊，谢谢你。”

似乎是有想点的菜，野口先生说由他预订，确定时间后再联系我。然后他又补充道：“安藤由我到公司通知，你什么都别说。”

这是因为下棋的事。

他让我先到他家，商量上次被安藤逼人绝境后搁置的棋局如何反败为胜，叫安藤晚点来。这种事常有，但这么特别

^①一般指元旦至1月7日。在此期间，日本人按习俗会在家门口摆放装饰性松树，指引神灵出入。

的日子他还念念不忘赢棋，我有些诧异。

我不是同安藤，而是同野口先生站在一边，很奇怪吗？

是因为刚才我说跟安藤是朋友？其实我们是对头。即使是下棋这种消遣，即使隔着野口先生，只要和他对阵，我就不想输。安藤上班之后，我们很少有机会直接对局，所以能给野口先生出谋划策，我也乐在其中。

但安藤不知道我在暗中帮助野口先生。

几天后，野口先生来电话说，上门服务定在七点，让我五点半到公寓，安藤七点之前到。

结果竟然发生了那样的事。

都是我多管闲事造成的。

一月二十二日，星期六。我五点二十五分到达公寓，比约定时间提前了五分钟。由前台传达后，我乘电梯上楼，按下门铃，开门的是奈央子，野口先生也在。门外仍挂着链锁，但奈央子的表情开朗了许多，我松了口气。

“能在家里享受夏蒂埃·广田的晚餐真是太棒了。谢谢你，希美。也谢谢你，老公……”

奈央子挽起野口先生的胳膊，粲然一笑。看着这一幕，我只觉得自己这电灯泡还是趁早撤退为宜。但这可是难得的一餐，我厚着脸皮进了屋。

顺便说一句，您可别一听是上门服务，就联想到外卖比萨、

寿司之类。不过，我虽然说得煞有介事，其实也只是听成濑讲过而已。搭配考究的菜肴分别装在保温容器里送到客人家中，由店员在厨房逐一装盘奉上。红酒备有几种，附带斟酒服务。餐具从店里带来，餐后收拾也由店员负责。

要说准备工作，也就是布置餐桌了。

奈央子正准备到一半，宽大的餐桌上摆着折起的桌布和餐巾。让人赞叹的是，旁边还摆着银烛台和长蜡烛。我虽是客人，但也是今天聚餐的倡议人。本来是为了让奈央子尽情享受美食，恢复精神，反倒让她忙碌，我实在过意不去，便说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奈央子坐下歇息就好。

可她说，这是向大家展示烹饪沙龙学习成果的好机会，谢绝了我的好意。餐桌下还准备了和烛台同款的银花瓶。她说订了鲜花，只是还未送到。这时野口先生开口说：“外边就交给奈央子吧。”赶在安藤来之前，我们还得研究棋。

于是我马上跟着野口先生进了书房。

书房正中的桌上摆着棋盘，上面排列着棋子。弃子的位置不同，但攻子和我上次造访野口家之后同安藤对局的情况一模一样。也许是因为当时罕见地输了棋，一个月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棋子的位置。

可自那以后，我完全没想出对策。这下恐怕不行了，我想。但看着野口先生充满期待的样子，我不知该如何说明，便拿出一直感到困惑的事来问他，拖延时间。